

孝經注疏

一
函
二
冊
函

孝經注疏序

毛氏注疏
序目

孝經者百行之宗五教之要自昔孔子述作垂範將來奧旨微言已備解乎注疏尚以辭高旨遠後學難盡討論今特剪截元疏旁引諸書分義錯經會合歸趣一依講說次第解釋號之爲講義也

翰林侍講學士朝請大夫守國子祭酒上柱國賜紫金

魚袋臣邢

昺

等奉

勅校定注疏

成都府學主鄉貢傅注 奉右撰

夫孝經者孔子之所述作也述作之旨者
昔聖人蘊大聖德生不偶時適值周室衰
微王綱失墜君臣僭亂禮樂崩頽居上位
者賞罰不行居下位者褒貶無作孔子遂
乃定禮樂刪詩書讚易道以明道德仁義
之源修春秋以正君臣父子之法又慮雖
知其法未知其行遂說孝經一十八章以
明君臣父子之行所寄知其法者修其行
知其行者謹其法故孝經緯曰孔子云欲
觀我褒貶諸侯之志在春秋崇人倫之行

在孝經是知孝經雖居六籍之外乃與春秋爲表矣先儒或云夫子爲曾參所說此未盡其指歸也蓋曾子在七十弟子中孝行最著孔子乃假立曾子爲請益問荅之人以廣明孝道旣說之後乃屬與曾子洎遭暴秦焚書並爲煨燼漢膺天命復闡微言孝經河間顏芝所藏因始傳之于世自西漢及魏歷晉宋齊梁注解之者迨及百家至有唐之初雖備存祕府而簡編多有殘缺傳行者唯孔安國鄭康成兩家之注

并有梁博士皇侃義疏播於國序然辭多
純繆理昧精研至唐玄宗朝乃詔羣儒學
官俾其集議是以劉子玄辨鄭注有十謬
七惑司馬堅斥孔注多鄙俚不經其餘諸
家注解皆榮華其言妄生穿鑿明皇遂於
先儒注中採摭菁英芟去煩亂撮其義理
允當者用爲注解至天寶二年注成頒行
天下仍自八分

御札勒于石碑即今京兆石臺孝經是也

孝經正義

程頤撰
呂祖謙訂

翰林侍講學士朝請大夫守國子祭酒上柱國賜紫

金魚袋臣邢昺等奉勅校定

御製序并注

疏

正義曰孝經者孔子為曾參陳孝道也漢初長孫氏博士江翁少府后倉

諫大夫翼奉安昌侯張禹傳之各自名家經文皆同唯孔氏壁中古文為異至劉炫遂以古孝經庶人章分為二曾子敢問章分為三又多闡門一章凡二十二章桓譚新論云古孝經千八百七十二字今異者四百餘字孝者事親之名經者常行之典按漢書藝文志云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舉大者言故曰孝經又按禮記祭統云孝者畜也畜養也釋名云孝好也周書謚法至順曰孝摠而言之道常在心盡其色養中情悅好承順無怠之義也爾雅曰善父母為孝皇侃曰經者常也法也此經為教任重道遠雖復時移代革金石可消而為孝事親常行存世不滅是其常也為百代規模人生所資是其法也言孝之為教使可常而法之易有上經下經老子有道經德經孝為百行之本故名曰孝經經之創制

孔子所撰也前賢以爲曾參雖有至孝之性未達孝德之本偶於間居因得侍坐參起問於夫子夫子隨而荅參是以集錄因名爲孝經尋繹再三將未爲得也何者夫子刊緝前史而修春秋猶云筆則筆削則削四科十哲莫敢措辭按鉤命決云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斯則修春秋撰孝經孔子之志行也何爲重其志而自筆削輕其行而假他人者乎按劉炫述義其略曰炫謂孔子自作孝經本非曾參請業而對也士有百行以孝爲本本立而後道行道行而後業就故曰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然則治世之要孰能非乎徒以教化之道因時立稱經典之旨隨事表名至使威儀禮節之餘盛傳當代孝悌德行之本隱而不彰夫子運偶陵遲禮樂崩壞名教將絕特感聖心因弟子有請問之道師儒有教誨之義故假曾子之言以爲對揚之體乃非曾子實有問也若疑而始問荅以中辭則曾子應每章一問仲尼應每問一荅按經夫子先自言之非參請也諸章以次演之非待也且辭義血脉文連旨環而開宗題其端緒餘音廣而成之非一問一荅之勢也理有所極方始發問又非請業請荅之事首章言先王有至德要道則下章云此之謂要道也非至德其孰能順民皆遙結道本荅曾子也舉此爲例凡有數科必其主爲曾子言首章荅曾子已了何出不待曾子問更自述而脩之

且三起曾參侍坐與之別。二者是問也。一者歎之也。故假言
乘間曾子半也。與論孝。開宗明義。上陳天子。下陳庶人。語
盡無更端。於曾子未有請。故假參歎孝之大。又說以孝為理
之功。說之以終。欲言其聖道莫大於孝。又假參問。乃說聖人
之德。不加於孝。在前論敬順之道。未有規諫之事。慙慙在悅
色。不可頓說。犯顏。故須更借曾子言。陳諫諍之義。此皆孔子
須參問。非參須問孔子也。莊周之斥鴳笑鵬。罔兩問影。屈原
之漁父鼓枻。大卜拂龜。馬卿之烏有。無是楊雄之翰林子。墨
寧非師祖製作。以為楷模者乎。若依鄭注。實居講堂。則廣延
生徒。侍坐。非一夫子。豈凌人侮眾。獨與參言耶。且云汝知之
乎。何必直汝曾子而參先。避席乎。必其偏告諸生。又有對者。
當參不讓。儕輩而獨答乎。假使獨與參言。言畢。參曰。集錄。豈
宜稱師字者乎。由斯言之。經教發極。夫子所撰也。而漢書藝
文志云。孝經者。孔子為曾子。陳孝道也。謂其為曾子。特說此
經。然則聖人之有述作。豈為一人而已。斯皆誤本。其文致茲
乖謬也。所以先儒注解。多所未行。唯鄭玄之六藝論曰。孔子
以六藝題目。不同。指意殊別。恐道離散。後世莫知根源。故作
孝經。以摠會之。其言雖則不然。其意頗近之矣。然入室之徒
不獨假曾子為言。以參偏得孝名也。老子曰。六親不和。有孝
慈。然則孝慈之名。因不和而有。若萬行俱備。稱為人聖。則凡

聖無不孝也而家有三惡舜稱大孝龍逢比干忠名獨彰君
不明也孝以伯奇之名偏著母不慈也曾子性雖至孝蓋有
由而發矣藜蒸不熟而出其妻家法嚴也耘瓜傷苗幾殞其
命明父少恩也曾子孝名之大其或由茲固非參性遲朴躬
行匹夫之孝也審攷經言詳稽炫釋貴藏理於古而獨得之
於今者與元氏雖同炫說恐未盡善今以藝文志及鄭氏所
說爲得其作經年先儒以爲魯哀公十四年西狩獲麟而作
春秋至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子卒爲證則作在魯哀公十
四年後十六年前案鉤命決云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
經據先後言之明孝經之文同春秋作也又鉤命決云孔子
曰春秋屬商孝經屬參則孝經之作在春秋後也。御者按
大戴禮盛德篇云德法者御民之本也古之御政以治天下
者冢宰之官以成道司徒之官以成德宗伯之官以成仁司
馬之官以成聖司寇之官以成義司空之官以成禮故六官
以爲轡司會均入以爲轡故曰御四馬者執六轡御天地與
人與事者亦有六政是故善御者正身同轡均馬力齊馬心
唯其所引而之以取長道遠行可以之急疾可以御天地與
人事此四者聖人之所乘也是故天子御者內史太史左右
手也六官亦六轡也天子三公合以執六官均五政齊五法
以御四者故亦爲其所引而之以之道則國治以之德則國

安以之仁則國和以之聖則國平以之義則國成以之禮則國定此御政之體也然則御者治天下之名若柔轡之御剛馬也家語亦有此文是以秦漢以來以御爲至尊之稱又蔡邕獨斷曰御者進也凡衣服加於身飲食入於口妃妾接於寢皆曰御至於器物製作亦皆以御言之較此云御也。製者裁翦述作之謂也故左傳曰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取此美名故人之文章述作皆謂之製以此序唐玄宗所撰故云御製也玄宗唐第六帝也諱隆著睿宗之子以延和元年即位時年三十三在位四十五年七十八登遐諡曰明孝皇帝廟號玄宗開元十年製經序并注序者按詩頌云繼序思不忘毛傳云序緒也又釋詁云敘緒也是序與敘音義同郭璞云又爲端緒然則此言序者舉一經之端緒耳。并注者并兼也注著也解釋經指使義理著明也言非但製序兼亦作注故云并也案今俗所行孝經題曰鄭氏注近古皆謂康成而晉魏之朝無有此說晉穆帝永和十一年及孝武太元元年再聚羣臣共論經義有荀勗和者撰集孝經諸說始以鄭氏爲宗晉末以來多有異論陸澄以爲非玄所注請不藏於祕省王儉不依其請遂得見傳至魏齊則立學官著作律令蓋由虜俗無識故致斯訛外然則經非鄭玄所注其驗有十二焉據鄭自序云遭黨錮之事逃難至黨錮事解注古文

尚書毛詩論語爲袁譚所通來三元誠乃注周易都無注孝
經之文其驗一也鄭君卒後其弟子追論師所注述及應對
時人謂之鄭志其言鄭所注者唯有毛詩三禮尚書周易都
不言注孝經其驗二也又鄭志目錄記鄭之所注五經之外
有中候大傳七政論乾象麻六藝論毛詩謂荅臨頌難禮許
慎異議釋廢疾發墨守箴膏肓荅甄守然等書寸紙片言莫
不悉載若有孝經之注無容匿而不言其驗三也鄭之弟子
分授門徒各述所言更爲問荅編錄其語謂之鄭記唯載禮
易論語其言不及孝經其驗四也趙商作鄭立碑銘具載諸
所注箋驗論亦不言注孝經晉中經薄周易尚書中候尚書
大傳毛詩周禮儀禮禮記論語凡九書皆云鄭氏注名立至
於孝經則稱鄭氏解無名立二字其驗五也春秋緯演孔圖
注云康成注三禮詩易尚書論語其春秋孝經則有評論宋
均詩譜序云我先師北海鄭司農則均是立之傳業弟子師
有注述無容不知而云春秋孝經唯有評論非立所注時明
其驗六也又宋均孝經緯注引鄭六藝論敘孝經云立又爲
之注司農論如是而均無聞焉有義無辭令予稽或舉鄭之
語而云無聞其驗七也宋均春秋緯注云爲春秋孝經略說
則非注之謂所言又爲之注者汎辭耳非事實其敘春秋亦
云立又爲之注寧可復責以實注春秋乎其驗八也後漢史

書存於代者有謝承薛瑩司馬彪袁山松等其所注皆無孝
經唯范氏書有孝經其驗九也王肅孝經傳首有司馬宣王
奉詔令諸儒注述孝經以肅說為長若先有鄭注亦應言及
而不言鄭其驗十也王肅注書好發鄭短凡有小失皆在聖
證若孝經此注亦出鄭氏被肅攻擊最應煩多而肅無言其
驗十一也魏晉朝賢辯論時事鄭氏諸注無不撮引未有一
言孝經注者其驗十二也以此證驗易為討覈而代之學者
不覺其非求後謬說競相推舉諸解不立學官此注獨行於
世觀言語鄙陋義理乖謬固不可示彼後來傳諸不朽至古
文孝經孔傳本出孔氏壁中語甚詳正無俟商榷而曠代亡
逸不被流行隨開皇十四年祕書學生王逸於京市陳入處
買得一本送與著作王劭以示河間劉炫仍令校定而此書
更無兼本難可依憑炫輒以所見率意刊改因著古文孝經
稽疑一篇故開元七年勅議之際劉子玄等議以為孔鄭二
家雲泥致隔今綸旨煥發校其短長必謂行孔廢鄭於義為
允國子博士司馬貞議曰今文孝經是漢河間王所得顏芝
本至劉向以此參校古文省除繁惑定此一十八章其注相
承云是鄭立所作而鄭志及目錄等不載故往賢其疑焉唯
荀爽范曄以為鄭注故昶集解孝經其載此注為優且其注
縱非鄭立而義旨敷暢將為得所雖數處小有非穩實亦未

爽經言其古文二十二章無出孔壁先是安國作傳緣遭巫
蠱未之行也昶集注之時尚未見孔傳中朝遂亡其本近儒
欲崇古學妄作傳學假稱孔氏輒穿鑿改更又偽作閨門一
章劉炫詭隨妄稱其善且閨門之義近俗之語必非宣尼正
謗案其文云閨門之內具禮矣嚴親嚴兄妻子臣妾繇百姓
徒役也是比妻子於徒役文句凡鄙不合經典又分庶人章
從故自天子已下別為一章仍加子曰二字然故者建下之
辭既是章首不合言故是古人既沒後人妄開此等數章以
應二十二之數非但經久不真抑亦傳文淺偽又注用天之
道分地之利其略曰脫之應功暴其肌體朝暮從事露髮徒
足少而習之其心安焉此語雖旁出諸子而引之為注何言
之鄙俚乎與鄭氏所云分別五土視其高下高田宜黍稷下
田宜稻麥優劣懸殊曾何等級今議者欲取近儒詭說而廢
鄭注理實未可請准令式孝經鄭注與孔傳依舊俱行詔鄭
注仍舊行用孔傳亦存是時蘇宋文夷拘於流俗不能發明
古義奏議排子立令諸儒對定司馬貞與學生鄭常等十人
盡非子立卒從諸儒之說至十年
上自注孝經頒于天下卒以十八年章為定

孝經正義終

孝經序

朕聞上古其風朴略疏

朕聞上古至德之本歟。正義曰自此以下至於序

末凡有五段明義當段自解其指於此不復繁文今此初段序孝之所起及可以教人而為德本也。朕者我也古者尊卑皆稱之故帝舜命禹曰朕志先定禹曰朕德罔克皋陶曰朕言惠可底行又屈原亦云朕皇考曰伯庸是由古人質故君臣共稱至秦始皇二十六年始定為天子之稱聞者目之不覩耳之所傳曰聞上古者經典所說不同案禮運鄭玄注云中古未有釜鬲則謂神農為中古若易歷三古則伏羲為上古文王為中古孔子為下古若三王對五帝則五帝亦為上古故士冠記云大古冠布下云三王共皮弁則大古五帝時也大古亦上古也以其文各有所對故上古中古不同也此云上古者亦謂五帝以上也知者以下云及乎仁義既有以禮運及老子言之仁義之盛在三王之世則此上古自然當五帝以上也云其風朴略者風教也朴質也略疏也雖因也言上古之君貴尚道德其於教化則質朴疏略也

心之孝已萌而資敬之禮猶簡疏

正義曰因猶親也資猶取

也言上古之人有自然親愛父母之心如此之孝雖已萌兆而取其恭敬之禮節猶尚簡少也周禮大司徒教六行云孝友睦姻任恤注云因親於外親是固得為親也詩大雅皇矣云惟此王季因心則友士章云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此

其所出之文也故引以為序耳及乎仁義既有親譽益著疏正義

曰及乎者語之發端連上逮下之辭也仁者兼愛之名義者裁非之謂仁義既有謂三王時也案曲禮云太上貴德鄭注

云大古帝皇之世又禮運云大道之行也鄭注云大道謂五帝時老子德經云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是

道德當三皇五帝時則仁義當三王之世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親譽之道曰益著

見故曰親譽益著也聖人知孝之可以教人也

疏正義曰聖人謂以孝治天下之明王也孝為百行之本至道之極故經文云聖人之德又何以加於孝乎故

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疏正義曰引下經於

是以順移忠之道昭矣立身揚名之義彰矣

疏

正義曰經云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又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言人事兄能悌以之事長則為順事

親能孝移之事君則為忠然後立身揚名傳於後世也昭彰皆明也

子曰吾且志在春秋

行在孝經疏

正義曰此鉤命決文也言褒貶諸侯善惡志在於春秋人倫尊卑之行在於孝

也**是知孝者德之本歟疏**

正義曰論語云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歟今言

孝者德之本歟歟者歎美之辭舉其大者而言故但云孝德則行之摠名故變仁言德也

經曰昔者

明王之以孝理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

況於公侯伯子男乎疏

經曰至形於四海○正義曰此第二段序已仰慕先

世明王欲以博愛廣敬之道被四海也○經曰至男乎○此

孝治章文也故言經曰言小國之臣尚不敢遺棄何況於五

等列爵之君乎公侯伯子男五等之爵也白虎通曰公者通

也公正無私之意也春秋傳曰王者之後稱公侯者侯也候

順逆也伯者長也為一國之長也子者字也常行字愛於人

也男者任也常任王事也王制云公侯地方百里伯七十里

子男五十里至於周公時增地益廣加賜諸侯之地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一百里公為上等侯伯為中等子男為下等言小國之臣謂子男之臣也

朕嘗三復斯言景行先

哲疏

正義曰復猶覆也斯此也景明也哲智也言每讀經至此科三度反覆重讀庶幾法則此有明行者先世

聖智之明王也論語云南容三復白圭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是其類也

雖無德教加於

百姓

疏正義曰上遜辭也

庶幾廣愛形于四海

疏正義

曰此上意思行教也庶幾猶幸望既謙言無德教加於百姓唯幸望以廣敬博愛之道著見於四夷也案經作刑刑法也今此作形則形猶見也義得兩通無繁改字四海即四夷也又經別釋

嗟乎夫子沒而微

言絕異端起而大義乖

疏

嗟乎至極要也。正義曰此第段歎夫子沒

後遭世陵遲典籍散亡傳注踏駁所以撮其樞要而自作注也嗟乎上歎辭也夫子孔子也以嘗為魯大夫故云夫子案史記云孔子生魯國昌平陬邑魯襄公二十二年生年七十三以魯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卒葬魯城北泗上而微言絕